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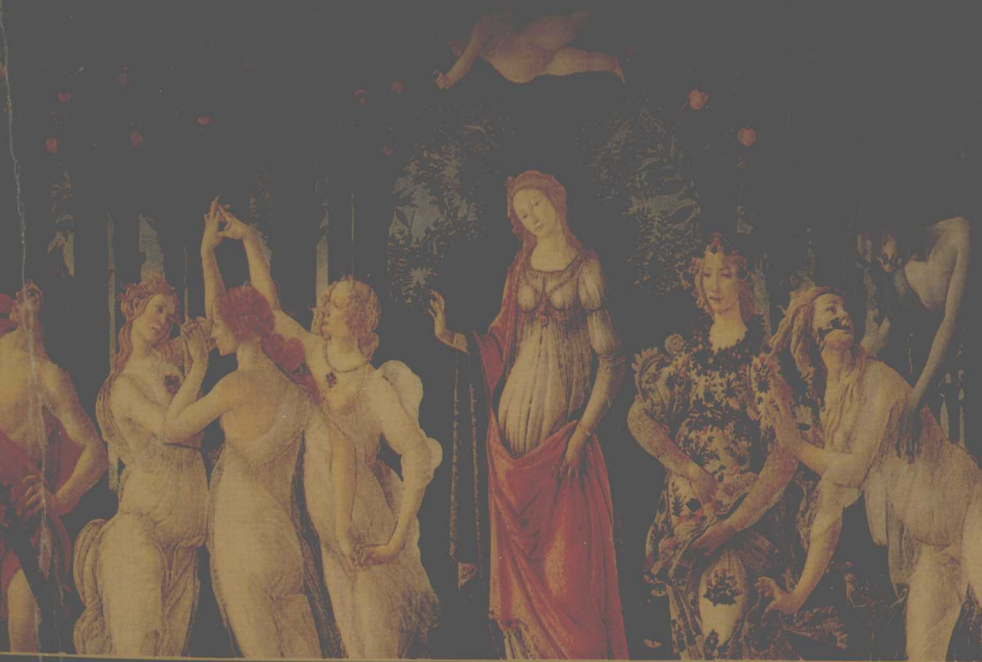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



藝術叢書

人 類 (中)

(三) 荷 魯 斯 畫 卷



內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內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I712.45

P

237

天才

[美] 德莱塞 著
丘平蓝 译

(中)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第八章

巴黎那会儿在尤金的想象中闪闪发光，这个对未来的美好展望和其他的美好愿望融合在一块儿。他既然十分大气地举办了一次公开的展览，报纸和艺术刊物对他又进行了显著的评论，又蒙内行们那样普遍地前来参观，所以批评家、艺术家、作家一般似乎对他都有了一定认识。有不少人急于想招呼他，会见他，对他的作品说上几句看法。显然，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大艺术家，因为是新人，所以还没有让他的才能完全发挥出来，不过已经向那方面在迈进了。在那些认识他的人当中，就光因为这次展览，在一天之内他几乎就给抬到孤耸的一个绝顶之上，把麦克休、斯迈特、马克康奈尔、第沙和小艺术家整个圈子里的那些一样努力但没有才气的人士远远抛在了后面。那些人的油画向来充塞了美术协会和水彩画协会每半年举行一次的展览；过去多少他也跟他们混在一起。现在，他是个大艺术家了——给懂艺术的名批评家认为是个大艺术家。从今往后，作为一个大艺术家，当然只希望干些大艺术家该干的事了。在展出期间，在《太阳晚报》上出现的刘克·塞委拉斯所写的评论中，在他的记忆里清清楚楚地留下一句话——“如果他坚持下去，如果他的艺术对得起他。”他的艺术怎可能会辜负他呢？他问自己。结束展览会时，非常高兴地他听见查理先生说，卖掉了三幅画——有一个银行家亨利·麦克肯纳三百块钱买了一



幅；查理先生非常喜欢的那幅东区街景，被爱撒克·魏尔泰姆以五百块钱买走了；第三幅是三个车头和停车场的那幅，也是以五百块钱卖给了纽约一家大铁路公司的第一副经理，罗勃·温崇。麦克肯纳或是温崇尤金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他知道了他们是很风雅的阔人。在安琪拉的提示下，他问查理先生是否愿意接受一幅他的画，作为感谢查理先生替他安排一切的小小表示。尤金是不会想到这么做的，对什么他都那样满不在乎也不务实。但是安琪拉会想到这一点，也提醒他做了。查理先生非常高兴，选了那幅格里雷广场的。他认为那幅是阐明色调的精品。对两个人的友谊这多少起了点作用。查理先生非常想照顾尤金，对他的利益适当的推动一下。他叫尤金留下三幅风景画来卖上一幅；他想办法看看可以怎样帮他点儿忙。同时，尤金在他以前挣来存在银行里的千把块钱上加上了这一千三百块钱后，完全以为自己发财了，于是打算按原计划行事去巴黎一趟，至少去呆上一个夏天。

对他那么特别、那么划时代的游历，这一次一点儿不困难的给安排好了。整个在纽约的时期，在他的朋友们当中他只听人说到巴黎，而其他别的什么都市谁也不怎么提起。它的各区、街道、博物馆、戏院和歌剧院，都早已经成为他相当熟悉的事物了。生活费用、旅行的方法、理想的生活方式、参观的地方——听别人叙述这些事情，他是多么的不在乎用上他的时间呀。现在，他要去了。由安琪拉带头安排一切实际的小事情。例如，去打听轮船的航线、拿定主意买票、看要带的皮箱的大小、应带的东西、同时还要问清楚他们可以居住的各家旅馆和公寓的价格。她被丈夫生活中突然闪现出来的对这些该有个什么样的看法，该做什么她简直是不清楚的，她已经被这种



荣誉搞得眼花缭乱。

她向尤金说：“那个比耳达特先生告诉我，”提到她去请教过的一位轮船公司助理代表，“假如我们只是夏天呆在那儿，那只要带点儿绝对必需的东西，其它的东西只会是无用的。他说在那儿，在我们需要的情况下，可以买到好些不错的小件头衣服来穿，然后到了秋天，把它们全带回来我就可以不用纳税。”

这种办法尤金赞成。安琪拉是喜欢逛店铺的这他很清楚。他们最后决定经由伦敦走，从哈佛直接回来。他们五月十日动身，一星期后，到了伦敦，六月一日到了巴黎。伦敦给尤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抵达的时候，英国的阴湿寒冷的季节恰好过了，伦敦在一层金黄色的薄雾里，看上去让人简直为之疯狂。安琪拉管它们叫作“无聊的地方”，不喜欢那些店铺，下层社会的那种情况她也不喜欢，他们那样贫穷、衣服那样肮脏。她和尤金说起一件有趣的事：英国人看上去全部都是同样的，穿衣服、走路、戴帽子、拿手杖，完全无任何差别。尤金对男人们那种显眼的“干劲”印象很深——他们都漂亮、整洁。妇女们都没让他产生好印象，认为她们不修饰、不漂亮、粗陋笨拙。

可是等他到了巴黎之后，一切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在伦敦，由于经济不宽裕（耽溺在都市那比较昂贵的舒适享乐生活中，是这个时候的他无法得到的，因为他没有足够他花费的钱），又缺乏一个人来替他在社会上做适当地介绍，所以他只好满足于一切情况的肤浅的外表。这一切是一个走马看花的旅客所见到的——不直的街道、拥挤的车辆、伦敦塔、温德莎宫、法学协会、河滨大道、皮卡得利、圣保罗教堂，当然还包



天 才

括国家美术馆和不列颠博物院。南肯星顿和所有艺术品陈列的收藏丰富的宫殿，让他最最高兴。一般讲来，伦敦的保守性，它的帝国气氛、威武的精神等等，他注意到了。虽然伦敦在他眼里单调、沉闷，没有纽约那样嘈杂，并且实际上也比不上纽约生动。可是当他到了巴黎的时候，一切就全都两样了。巴黎本身就是一座节日的都市——服装向来漂亮、鲜艳、引人入胜的一座都市，就象一个人要动身上乡下去消磨一天一样。在尤金踏上加来的码头，以及后来，在他前往巴黎的时候，他感觉到了英法之间的天渊差别。一个是有朝气的、希望的、美国式的国家，它甚至是浑厚而快乐的；另一个则是严肃的、沉思的、固执的国家。

从查理先生、哈得逊·都拉、路易·第沙、利奥那德·培克和别人那儿拿到好多封介绍信。他们听说他要去之后，都主动给他介绍在巴黎可以帮得上忙的一些朋友。假如他不希望自己租一所工作室，而希望去学习，那么最好他就寄住在一个快乐的法国人家。在那儿，他可以多接触些法语再学上几句。如果这样做他不愿意，其次的一种办法就是在蒙马特区的哪一段或是哪一条小巷子里住着。在那儿，他可以搞到一所不错的工作室。那里还有不少英美学生。朋友们给他介绍的有些美国朋友也住在那儿。只要有一些朋友是可以相互交流的，那么他就可以生活得不错。

“威特拉，你会觉得奇怪的，”有一天第沙对他说，“单凭做点儿很聪明的几个手势，你就可以使他们明白不少英语。”

第沙所说的他自己的困难与成功尤金曾经嘲笑过，但是他现在知道了第沙是对的。手势很管用，而且一般都是可以被人完全了解的。



在旅馆里他和安琪拉住了几天以后，终于可以租到一所工作室。这是所非常舒适的工作室，是在尤金看来很近的一所房子的三层楼上。它是由凯尔涅商行巴黎铺子的阿昆先生帮忙介绍的。那年夏天另一个艺术家芬雷·伍德正好要离开巴黎。尤金随后想起来，在芝加哥璐碧·堪尼曾经对他说起过这个人。阿昆先生因为查理先生那封恳切的信非常关心，为了要让尤金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他真是尽心尽力，于是建议他把这所房子租下，费用只要他觉得合适——一个月四十法郎。尤金去参观之后，觉得十分满意。这所工作室在楼后边，与一所小花园外面相临，由于从这方面向地面西倾斜，而建筑物行列又恰巧中断，所以还可以俯视巴黎的一大片市景，圣母院的双塔和陡立的艾菲尔塔。让人倍感陶醉的一件事儿就是在夜晚面对着都市的灯火闪烁。一回来尤金总把椅子拖向他最喜欢的那个窗口；安琪拉便忙着给他冲柠檬水、冰茶或是在火锅上练习她的烹饪技术。在递给他看的标准的一张美国菜单上，她显露出了当家的才能和勤劳的个性。这是她最特别的地方。她总去邻近的熟菜铺、杂货铺、面点铺和蔬菜摊，把她需要的几件东西买上一点点（一向总挑选最好的），然后认真地把它们做出来。她是个相当不错的厨娘，最喜欢摆上一桌的珍馐美味。她认为交友并没有什么必要，因为单跟尤金呆在一块儿，她就十分快乐了，而且她觉得应该跟他在一块儿呆着也是她。她不想单独去哪儿——只想跟着他；她从来不会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除非他先开口。

对于尤金，是他认为最好的地方巴黎的清新，以及它在各方面的表现出丰富的艺术精神。他注重着穿了宽敞的红裤子、蓝上衣，戴着红便帽的不高大的法国军人；披披肩、佩短剑的



天 才

警察；或是那些拥有一副超然脱俗神气的马车夫；望着他们，他从来不感厌倦。这季节非常活跃在塞纳河上的船只，图勒黎的园林处处是白色大理石的裸体人像、小径和石板凳都是整齐的，森林公园，战神广场，特罗卡得罗博物馆，卢佛尔博物馆——他被那些绝妙的街道和博物馆深深的吸引住了，就象是在做梦一样。

一天下午，在他沿着塞纳河畔走向伊息的时候，他向安琪拉喊着说：“嘿，这可真是所有好艺术家的安定之所。闻闻这种香味。（来自远处一所香水厂里的）看看那只平底船！”他倚在河墙上。“呀，”他叹息着说，“这真是美极了。”

他们黄昏时分搭乘在一辆敞车顶上回来。“等我快活不下去的时候，”他叹息着说，“我希望来到巴黎。这里是我梦中的天国。”

和一切相当快乐的事情一样，没多久，它便会不再那么有趣，虽然并不太多。尤金觉得，如果他的艺术工作允许，在巴黎他可以住下去——虽然他一定要回去，他知道，不管怎样，现在必须是得回去。

他注意到过了一阵子，安琪拉已经渐渐有了足够的信心，在心理上虽然还没有增进。前一年秋天，当她刚来纽约的时候，她的神气看上去是游移不定的，一时这种神气又给艺术生活的忙乱和各处所遇到的一些奇怪人物增强了。现在，她从这种游移不定的神气里慢慢形成一种来自经验中的自信。她发觉尤金的思想、情感和兴趣完全处于较高的境界——跟典型，街道，人群，建筑物的外貌与轮廓，以及生活的幽默与悲惨的景象相联系——因此她就把所有心思用在家务事上。没有多久，她便发现，如果有什么人有好好照料尤金的念头，不让他分



心，尤金就让她来照料。在尤金看来自己去买东西并不是什么乐事。他对实际的和商业性的琐碎事务感到厌恶。如果得去买票、查时间表、打听、询问，还得辩论、争执，那么他就更没有兴趣了。“这些你去买一下，好吗，安琪拉？”他总请求着，要不然就是：“你去跟他商量商量。这会儿我可没多余的时间。好吗？”

于是安琪拉就忙着去完成他布置的任务——不问它是什么工作——想让他尽快发现到她是很有用的、真正是少不了的。在伦敦和巴黎的公共马车上，就和在纽约的公共马车上一样，他只是不停得不停地画着、画着、画着——出差马车，咖啡馆、公园、塞纳河上的小游艇，花园和音乐厅里的人物，无论在何地方，任何事物，原因是骨子里他一点儿也不厌倦。他仅仅只要求不要受到人家过分打搅，让他干他想干的一切。有时候，安琪拉整天替他会账。她拿着他的皮夹，管理一切划汇现钱过来的汇单，记账，买东西，付钱。尤金只用留心他要看的東西上，想他要想的事。在最初的相守日子里，安琪拉把他奉若神明，而他也乐意装作是一位神明一般盘起腿来坐在那儿。

仅仅是在晚上，没有什么奇异的景象和声音来引起他的注意时，连他的艺术也没有能力将他们分开，她可以把他搂进怀来，让他的不安定的精神浸沉在她的爱情的波涛里时，她有会证明她是个妻子——配他绝对有余。这种欢乐——这种随着黑暗，随着用从大床附近的天花板上悬挂下来的一根链条小油灯的柔和光彩而来的欢乐，或是在朦胧清新的黎明时分，当在下边小花园里的一棵树上鸟儿啾啾时他们所享有的欢乐——在她这是绝对不吝啬的，但是也自私的。一旦和他们自己有关的



天 才

时候，尤金那纵情快乐的哲学她倒急切地领略着——而且更为欣然，因为这和她自己的不明显的思想和炽热的冲动是相符合的。

安琪拉是克制了多年之后，在经过伤心多年渴望这个也许永不会实现的婚姻，才结婚的。在等待的岁月里，夫妇关系给她带来了一种强烈的、累积的热情。除了对处女的了解之外，性道德或是生理学她一点儿不懂得，结婚本身是怎么一回事压根儿就不知道；姑娘家的传说、新婚妇女的暧昧的自白，以及姊妹们的意见（传达出来的方式是怎样的，只有天知道），几乎弄得她跟以前一样糊里糊涂。现在，她不计后果的探索着它的奥秘，毫不拘束地来满足热情，她深信是正常的、不错的——再说——如同她渐渐发现的——这还是唯一一种方法缓和所有威胁着他们心地安宁的见解和性情上的差异的。从他们在华盛顿广场工作室的生活开始，继续带着甚至更大的热情到巴黎的生活为止，他们之间一直是有着一种长期的放浪的任性，跟他们个性上的任何需要都扯不上关系，当然与尤金的智力和艺术工作所加到他身上的要求，就更是一杆子打不着的。尤金觉得她既可爱又惊人；不过或许可爱的成份还不及惊人。就某种意义讲安琪拉是强烈的，而尤金却并不是：在这件事上艺术家和在别的事上一样，他完全把自己所做的当成了是一种欣赏。两情缱绻的兴奋（就从某些方面看）、猎奇的兴奋、以及发现种种女性身上秘密的兴奋——即使这些不是推动他的风流韵事的一段力量，至少也是促使他真正完成它们魅力所在。征服是旖旎的：不过本质上，它也是在理智下完成的。看到自己轻率的梦想在他渴望的那个女人献出她所具有的仅剩的那一点儿美妙之处上实现了，这在生理上和在幻想上一样，对他都是



不可抗拒的一件事。可是这种事情就象细银丝遮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一样，他就只对它的美有所了解，而不清楚它的危险。安琪拉所能给予他的那种动人的美妙的肉体上的乐趣他始终没有停止享受；就这方面讲，这正是他认为自己需要的。自己响应他那种几乎无穷无尽的欲念的能力在安琪拉看来，不仅是一种怜爱，而且更是一种应尽的义务。

在这儿尤金摆起了画架，通常都是从九点画到中午，有些日子从下午两点画到五点。如果天色不佳，他就跟安琪拉出去一块儿乘车，散步，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和建筑物，或是闲逛于市内的工厂和铁路地区。尤金最赞同阴沉忧郁的典型题材，他的画都不断的表现出这些冷酷忧郁的玩意儿。除去音乐厅里的舞女、随后给人称作阿柏西区里的流氓、凡尔赛和圣克劳德的夏季野餐会和塞纳河上的船群之外，他的作品还有对工厂人群、管理员和市场上的人、铁路过轨口、清道夫、黑夜里的市场、花贩、报贩的描绘，背景始终是一条让人永远无法忘记的街。一些最有意思的巴黎的小地方，桥梁、高塔、河景、屋宇的正面，和恰冷酷的、生动的或是可怜悲惨的人物画做背景，全给形象地描绘了出来。他希望抓住美国人的兴趣就靠拿这些东西了——他希望下一次的展览不仅可以反映出他的才气横溢和他的多才多艺，并且可以表现出他对自己的艺术更为精湛，对色调的明暗有了更明确的感觉，更大的对性格的分析力，更稳健的对结构和布局的选择。他根本不清楚有时候努力也是徒劳的——撇开他的艺术不谈，他过的生活是会将才干和情趣从他的身上慢慢抹去的，世界上明亮的景象也会日渐暗淡下去，他的想象力上失去视力，使他变得烦躁不安，努力的方向却不知在哪儿，使成就变得根本就不可能。性生活对于一个人的工



天 才

作的影响他不知道，安排不当的时候，这样的生活对于完美的艺术会有什么样的损害也不知道——它可以如何歪曲色调的意识，削弱对性格的那种精确的鉴别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表达正常的人生时），一切的努力都变得意义不大，夺走艺术的最快乐的概念，使生活本身失去重要的意义，而死亡竟然成为一种安慰了。



第九章

夏天过去了，随之而去的还有巴黎的离奇和清新的特征，但是尽管如此尤金对这个都市依然没有丝毫的厌倦。不提一般的物质外表，人们的服装、住所和娱乐，仅仅是不同的民族生活的特色，这个国家和他本国在理想上的差别，一种显然更亲切、更合乎人情的对道德的态度，以及一种实事求是的接受邪恶、弱点和阶级差别的方式，这就是亦叫他因惊奇而直增欣赏程度的。他对于研究欧洲和美洲建筑物方面的区别，注意法国人享受人生的那种似乎和平的态度，细听安琪拉津津有味地谈说法国女人管家的洁净、俭朴和细致作风，以及享受和美国人好动的性格相反的那种宁静，对于这些，他一直都认真仔细的倾听。安琪拉特别注意到洗衣店的公道的价格，以及也注意到给他们管门的婆子——她管这一区，懂点英语，可以跟安琪拉交谈——上市场、烹饪、缝纫和款待等等的能耐。那种美国人的供应丰盛和无谓的浪费，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安琪拉因为生性擅长管家，所以她跟布哥杰太太混得很不错，并且从她那儿知道了无数管家和节省的小秘诀。

“你是个与常人不同的女人，安琪拉，”尤金有一次对她说。“你宁愿用更多的时间与那个法国女人坐在楼下聊天，也不愿意把时间用在最有意思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上。谈什么谈得这么起劲？”



“没什么，哦，”安琪拉回答。尤金话里暗含着说她缺乏艺术感的那种意思她并不是没有觉察到。“她是个不笨的女人。对现实生活非常重视。对于买东西、节约、精打细算，跟我这么一谈，就让我以为她懂得比任何一个美国女人都要多。对我我并不比对什么别人更感兴趣。我瞧出来，文艺界的人所做的只是来回奔命，他们装着是一个整体，而其实并不是。

尤金知道，自己提到了一件恼人的事情，他的原意并非完全象安琪拉所想象的那样。

“我并没有说她不能干的意思，”他说下去。“我想，有各种才能的人几乎都是一样了不起的。的确我也觉得她样子挺机灵。她丈夫在哪儿？”

“牺牲在军队里了，”安琪拉难过地回答。

“嗨，我想等你回纽约以后，你打她那儿学来的东西足以让你开上一间旅馆啦。对管家你现在知道得还不够吗？”

说完这句含蓄的恭维话后，尤金笑了起来。他很想赶快从安琪拉心上把这个艺术问题排开。他希望她看出来，他并没有什么其他想法，但是她可不是这样轻易就平静下来的。

“你不会真以为我那么糟吧，尤金，对吗？”过了没多久，她问。“我跟不跟布哥杰太太谈，并没有什么用吧？她并不笨。她非常聪明。只是你没有跟她谈过。她说，一见你，就知道你是个大艺术家。你和别人不一样。你让她对过去在这儿住过的一位德加斯先生产生了回忆。他也是个大艺术家吗？”

“他是吗！”尤金说。“嘿，是的。这他住过所工作室吗？”

“哦，那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十五年以前。”

尤金憨笑着。这个奉承可真够不小的。为了这个，他情不自禁的就得喜欢布哥杰太太。她很机灵，这是确实的，要不然



她就没有作这样比较的能力了。象以前一样安琪拉，逼他说出她管家的本领是和世界上其他的任何一样本领一样重要，逼出来之后，她才又满意和高兴了。尤金想到，环境、艺术、气候和国家对于人类的本性是根本没有影响的。他在巴黎，这儿，相当富裕，名声也不错（或者在朝有声誉的方向正走着），可是却跟安琪拉为了家庭的琐碎癖好拌嘴，就跟在华盛顿广场上没两样。

尤金到九月下旬，把他的巴黎写生画大部分都很好地勾勒出来，所以无论在哪儿可以完成它们了。其中有大约十五幅已经全部画好，还有许多别的也快完成了。他断定他过了一个有益的夏天。他拼尽全力的工作；这就是他的成绩——在他看来和他在纽约画的同样好的二十六幅画。完成这些画他用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对自己倒更拿得准些——对自己的方法更拿得准些。依依不舍地他离开了所有他见过的可爱的东西，这一套巴黎风景画深信对于美国人会象他的纽约风景画一样动人。这些画阿昆先生和其它一些人，包括第沙和都拉的朋友，都很喜欢。阿昆先生表示，有几幅他相信在法国就可以卖出去。

尤金和安琪拉回到美国后，知道在那所老工作室里可以住到十二月一日，于是便在那儿安身下来，准备起将要展出的作品。

他的顾虑是永远不断增长的，不知道美国人对于他在法国画的作品会怎么看法。此外，他开始感觉到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的征兆，就是他开始在秋天以为——或者简直是觉得——咖啡不适合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多年没生过病了——胃病——但是它渐渐又发作起来。他开始向安琪拉诉说，饭后他觉得胃痛，咖啡泛上他的喉咙来。“我想如果这毛病一下好不了，我就只



天 才

好试着喝茶或是什么别的。”她提议吃巧克力，于是他开始听她的，但是结果只把毛病移向了另一边。他开始不满意他的工作——不能取得某种效果，一幅画有时候一改、再改、三改，直到它跟原来的布局完全不相同了，于是他变得非常懊丧，再不然就是以为完成了作品，而第二天早晨又马上认为不满意。

他老是说：“现在，重要的是这玩意终于画出我的味道了，谢天谢地！”

安琪拉就叹了一口气轻松下来的气，因为他所感到的随便什么烦恼和不得劲儿她可以立刻感觉到。不过她的高兴并维持不了多久。几小时以后，她就会看到他又在画那幅画，又在不停的改动。这时候，他变得更苍白、更瘦削；对自己前途的忧虑很快地使他变得有点儿不正常了。

有一天他对她说：“嘻！安琪拉，我这会儿如果病了，那对我可实在太不幸了。这会儿我万不能生病。这次展览会我想立刻办成，然后去伦敦。假如画伦敦和芝加哥我能够象我画纽约那样，那么我离成功就不远了，可是如果我生病——”

“尤金，哦，你不会生病的，”安琪拉回答，“你只是自以为生病了。你得记住，你今年夏天工作得太过辛苦。再想想你去年冬天工作的也不轻松！你需要彻底休息一下，你就是需要这个。准备好这次展览以后，为什么不放松一下，休息一段时间？过上一段好日子的钱，你还是有的。大概查理先生会再多卖掉几张画，再不然那批画里有几张也会被人选去，那么你就可以真正的呆上一阵子了。别急着春天去伦敦。在这附近玩玩，作一次小旅行，或是去南部，否则就休息一段时间，地点无所谓——你需要这个。”

模模糊糊地尤金看出来，休息不是此刻他急需的，而是心



地安宁。他并不觉得累，只是神经紧张、顾虑重重。开始他做恶梦，睡不好觉，觉得自己性情大变。清晨两点钟，人的活力不明原因好象经历到一种古怪的骚动。那一刻他醒来时身体总感觉到相当虚弱，脉搏也显得很微弱，神经质地摸摸手腕。时常，他会突然爬起来通过不断的走动让自己平静下来，偶尔还会出冷汗。安琪拉总爬起来，陪他一块儿走。有一天，在画架那儿，突然他感到一阵莫明奇妙的神经质的慌乱——有一阵突然闪烁的亮光在眼前、耳朵里嗡嗡作响，还有一种仿佛身体给上千万根针在刺着的感觉，仿佛整个神经体系每一小点、每一部分都坚持不下去了似的。一时，他非常惊慌，认为自己快疯了，不过他什么都没有说。就象真理被人慢慢发现一般，他知道了纵欲过度是他毛病的根源；补救的办法就是完全的，或者最低限度的，节欲，起码是暂时性的；他知道很可能，在精神上和体力上自己都给削弱的非常利害了，所以还不容易很快复原。再说，或许他的绘画才能也因此受到了重创——生命受到了摧残。

站在油画面前，他握住画笔，惊讶得不行了。等这个震荡彻底停止以后，他用那只战抖的手放下画笔，走到窗口，用手揩揩又冷又湿的前额，马上转身从壁橱里去拿上衣。

“你去哪儿？”安琪拉问。

“出去散散步。我就回来。我只是觉得精神不怎么好。”

在房门口她和他吻别，很烦闷的看着他离去。

“尤金恐怕要生病了，”她想着。“工作应该停一段日子。”